

●蒋子龙专栏●



每个作家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编辑，尤其是发表他不会忘记作品的那一位。我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不论它多么幼稚可笑，抑或多么单纯可爱，它毕竟是我小说创作的开端。因此，就永远不会忘记发表它的刊物与编辑。在不同的场合，都有不同的人问起过关于我的第一篇的情况，我也就多次讲到这件事——刊物是《甘肃文艺》，编辑则不知是谁了。

毕竟，1965年刊物上署责任编辑的名字。当时，我对任何一家杂志的编辑部，都充满了神秘的敬意，绝对不敢去信打问编辑情况，免致误会。后来，很多文学杂志纷纷经历了停刊、复刊的动荡，或沿用老刊名，或改成新名号。纷繁复杂的经历与事件，聚散离合，倏忽几十年过去了。此后，我并未忘记那位不知名的编辑，也没有消失对他的敬意、谢意，还有好奇。

当时，我在渤海湾的岸上当海军制图员，中国的大海算是见识过了，很想有机会再游历一番祖国的大山大河。因此，便格外向往西部，写出第一篇小说，就想投给西部的刊物。选中《甘肃文艺》是因为喜欢它的开本，大32开，像本书，感到很新颖。还有一个原因，我是搞图的，从地图上，兰州又是中国陆域版图的中心。当时，有名中尉是甘肃人，常跟我一块儿打篮球，他也劝我，将新创作的小说投给他家乡的刊物。我不知道那位编辑为何在许多来稿里相中了我的作品。向往西部，是因为我年轻、浪漫，没去过西部。想想，那位编辑见过大海吗？喜欢我小说里的海军生活吗？他究竟多大年纪……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这位编辑有可能不是男子，而且毫无根据地觉得，可能是位老先生。

决定复员前，我瞒着部队和天津军区安置办公室，想到新疆天山勘测大队当测绘员——这是我的专长。路过兰州的时候，顺便可以拜见一下那位编辑老师。不想，下车后，天未亮，躺在候车室的长凳子上睡着了。直到小偷脱我的鞋才被惊醒，慌忙坐起来，一只皮鞋已被偷走，另一只刚脱了一半儿。我身着海军军装，赤着一只脚，找到车站警察，警察把我交给一路公交车的售票员。下车后，按照售票员的指引，找到了甘肃军区安置办公室，给北京海军司令部打了电话。安置办的老胡，弄来一双又旧又脏的绿胶鞋，让我将就着穿上，然后，送我上了回北京的列车。“海司”的一位参谋到北京站接我，面对面一顿批评，接着，将我送回天津。“西征”宣告彻底失败，那位编辑老师，也未见到。

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去兰州了。对那位编辑的感谢与好奇，变成一个温暖的悬念，常驻心间。

直到1993年8月10日，参加“敦煌笔会”，必须先期到兰州。到达兰州的那天下，甘肃省文联一位副主席，提着刚从自家院子里剪下来的新鲜葡萄，来宾馆看

寻找首位编辑

□蒋子龙

望，交谈中，才知道，他就是我寻找了近30年的那位编辑——王家达先生。

他比想象的要年轻得多。说话带西部口音，淳朴气质，给人以历史感的语调，传达出他身上的现代文化气息，的确很现代吧，他在国外读大学，最终又返回了故乡。这种感觉，很可能是受了他小说的影响——曾读过他一些作品，大都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就是一个学成归来的“西部人”。

早知当年的首位编辑是王家达，肯定给他写信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阴错阳差，推迟了近30年才见面，实在是错过了。眼下，他不再当编辑，而是甘肃省作协的专业作家。倘若自己的责任编辑是位“老夫子”，终生为别人做嫁衣裳，固然可敬可佩；当发觉自己的责任编辑是位有特色的小说家，也很不错。

家达先生的小说正有一种浓郁的西部韵味。高原天风，黄河水浪，伴着“花儿”婉转的高音，迎面扑来。西部景色的雄阔奇崛，黄河放筏的惊心骇目，筏子客命运的苍凉曲折，男人的豪健狂野，女人的妖媚刚烈，情与义，血与欲，编织成一个个富有传奇色彩与野趣的真实故事。

作者的确是讲故事的高手，浪漫，于西部风情的强大魅力之中，追求一种朴素，一种酣畅，一种原始，一种本质。偶尔投以现代意识的辉光，以期折射出人性之美。

读他的小说，仿佛听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哼着渺远的乡调，间或停下来，讲一段

家乡古老永恒的爱情传说。唱一段，讲一段。色彩明艳，意境曼妙，情调排侧动人。这是一种“民歌体”的小说，字里行间能飞出一曲极富感染力的旋律，整体旋律带着浓烈的西北情调，充满意象和话题。

读完他创作的《清凌凌的黄河水》之后，居然情不自禁地哼了起来，越哼声调越高，最后，甚至恨不得放开嗓子，任意拔高、呼喊。这不是瞎唱，不是瞎喊，绝对是西北的民歌调，有点像“花儿”。然而，我从来没有唱过“花儿”。不知为什么，突然找到了那种感觉，找到了“花儿”的腔调，可惜，没有词。当时，并未多想，只以为是一时的音乐灵感，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偶尔爆出一曲音乐火花。几天后，再想哼“花儿”，却无论如何也找不着腔调了。想不到，读完家达先生的《血河》之后，那种音乐灵感反倒再次出现了——真是奇了，他的小说里，仿佛藏着一部充满艺术魅力的鲜活乐章。

这就是他的小说里那种西部特色的强大感染力，显然，西部情调绝对离不开挚情的音乐。

也许，我先被这西部情调迷住，然后，再进入他的故事深处；也许，我原本就有“西部情结”，再加上家达先生曾做过我的首位编辑，读他的小说，自然感受就更更多些。其实，西部文化的强大魅力，是毋庸置疑的。

从西部归来，对“西部情结”不仅没有消失，反倒更向往、更敬重了；西部的风情，西部人的淳朴与善良。

红色基因

(组诗)

□谷地

红星

一颗星爬上头顶
打开一扇窗
深重无边的黑暗
劈开一道裂缝

无数颗星
排列成一支队伍
光亮在四处游走
黑暗无处可逃

头戴红星的人们
在夜路上行进
星星连接着星星
走出一条光明大路

长征

用脚步丈量
民族的灾难
有多深
有多重

点燃一支火把
一簇红色的箭头
在地图上时散时聚
火焰在跳动在燃烧在奔跑

用带火的犁铧耕种
大地四野的荒芜
面对战乱饥荒民不聊生
一路播下种子播下信仰播下春光

山高路险
挡不住目标远大的人
围追堵截
阻不住父老乡亲爱护的队伍

信念坚定
雪山草地踩在脚下
意志刚强
流血牺牲前赴后继

一条红丝带
两万五千里
江山多壮丽
民族有希望

镰刀和斧头

历史在血与火中增厚
举起刀枪
革命的武装 反对
反革命的武装

但这不是最终的选择
我们要的是和平幸福
我们要的是国家富强
我们要的是人民富足

选择了一把镰刀
一把斧头
最普通最实用的
农家工具

收获前，先学会弯下腰来
大地辽阔稻谷金黄
汗水泪水滴进金属
再渗透到土地

骨头里的坚硬
千锤百炼
誓言在骨头里扎根
闪烁光辉

经过一千遍一万遍洗礼
镰刀和斧头 高挂在鲜红的旗帜

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大地
大地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母亲
母亲就是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谋幸福
全心全意为人民
一切一切为着人民

江山如画
大地锦绣
生活美好
祖国祥瑞
一代伟业
民族复兴



到北京看树

□肖复兴

论起古树来，北京最多。这是因为北京城的历史太古老，自然和这座古城一起共生与成长的古树就众多。树的历史比人类的久远得多，北京古树多，便更是自然的事情了。

纵使经历了几千年的沧桑变化，人为的战争和自然的灾害频发，在这样强烈的双重破坏力之下，很多古树已经消失，但毕竟树的数量极大且繁殖力比人要坚韧，存活下来的依然很多。有意思的是，多少朝代的更迭，那么多的帝王将相，都已经灰飞烟灭，但是，那么多的古树，却依然存活至今，绿意葱茏，这是最让人惊叹不已的都市奇观。

北京如今古树尚存有四万多棵。在昌平龙凤山下檀峪村，有一棵拥有三千年树龄的老青檀，实在是让人不得不对这些古树心生景仰之情。和其他植物不同，树有年轮，树的年轮便是逝去岁月最有力的证言，容不得谎言或夸大其词，成为了历史看得见的活化石。树的年轮，也是这座城市的年轮。

在城内，存在古树最多的在天坛，其中三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树，占了整个北京市所有古树的三分之一，主要是柏树——侧柏和桧柏。最为人瞩目的古树，当属长廊北侧的柏抱槐和回音壁外的九龙柏了。那里的古树，因为太有名，都被铁栏杆围着，人们无法与之亲密接触。对于我，最喜欢的是西柴禾栏门外的三棵古柏，一棵560年以上，两棵620年以上，没有围栏，可触可摸，可亲可观。

在天坛，如果看到开花的树，都不是古树，树龄最多不过几十年而已。



到北京看树(漫画) 喻萍/作

“险生”悬空寺

□张爱丽

从大同附近的浑源县，赶到恒山翠屏峰下，当地最醒目的胜景，当属悬空寺了。

农历七月，小雨淅淅沥沥下着，群山苍翠。山间云雾升腾，遮住了部分山崖，朦胧梦幻。花草树木在雨里饱含着水分，要一口气把绿都吐露给人看。

“石壁何年结梵宫，悬崖小路小径通。山川缭绕苍冥外，殿宇参差碧落中。”刀削峭壁间，那朱红的建筑便是悬空寺了。它像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稳稳长在悬崖上，殊不知，那朱梁飞檐，只能是在人工建造。寺院像踩着高跷的巨人，在半空中俯瞰着世间的枯荣悲喜。

传说，北魏天师道长寇谦之离世前，留下遗训，建一座“上延霄客，下绝嚣浮”的空中寺庙，为世人提供一处修行之所。还有另一个传说，北魏皇帝要建一座独特的寺庙来宣扬宗教教义，认为只有修在高空，才有可能与神仙对话，才能让世人景仰，心生虔诚。

漫话羊大塄

□苏米顺 郝乃莹

羊大塄也称“杨道塄”，位于涉县辽城乡贾家庄村北，梯上村西，主峰海拔1500多米，是涉县第一高峰，素有“登上羊大塄，离天一脑”之说。

关于其名称由来有三种说法：一说杨姓道人在此修炼，得道成仙，故叫“杨道塄”；一说修建圣水寺时，因山高坡陡，运输困难，村民梦见自家背着砖瓦上山，第二天一早看到圈里的羊大滩淋漓，山脚下的砖瓦一夜之间全部搬到山上了，故名“羊到塄”；又一说因此山险峻，通往山顶的三条羊肠小道非常难走，所以叫“羊道塄”，后称“羊大塄”。

说起羊大塄，自然绕不过佛教。相传北宋中叶，禅宗临济宗传人杨歧方会禅师，在五台山受具足戒，沿太行南行，过辽山(今左权县)隐居于清泉村白岩山峰巅山洞。年复一

年，群山为伴，松果为食，泉水解渴，潜心佛法数十年，独创杨岐派，也称杨岐宗。从此，羊大塄成为佛教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

游羊大塄大多要去圣水寺。此寺分上下两院，上院叫圣水寺，始建于北宋初年，四方院落，坐北朝南，山门两旁有钟鼓楼各一座。寺院左侧与右侧有山泉汨汨入井，“圣水寺”说其得名。下院叫天坛寺，位于清泉村东，从村后经过九十九道石阶便可进入寺内。据碑文记载，天坛寺曾于清代重修和扩大规模，但到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殿宇颓废，仅存墙基和古碑数通。

登羊大塄可赏泰山之雄，华山之险，桂林之奇，峨眉之秀，村庄之朴。说其雄，站峰顶远眺，奇峰耸峙龙腾虎跃，群山逶迤延伸不绝；近看沟壑道道蜿蜒，村庄棋布，屋舍俨然。白天，可听汽笛声声，可赏漳河汤汤；夜晚，可观漫天星河变幻，可赏霓虹多彩流光。道其险，或抬头只见一线天，或步步惊心九曲十八盘，令人头晕目眩的仙人桥，每一步都触目惊心。论其奇，座座山峰奇形怪状，或丹崖峭壁高耸云天，或峥嵘崔嵬如墙似屏，或巉岩嵯峨性峭惟肖。赏其秀，羊大塄树种繁多，植被茂密，春来桃花红、杏花粉、李花白、连翘黄，芬芳袭人，沁人心脾。言其朴，山下的村庄大多粗犷、简约、古朴，房屋或建在山梁，或藏在山坳，村内石头亮亮的，石碾磨、土坯墙、石窑顶，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独具特色。

羊大塄还是一座革命的山。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就设在此山下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利用山高林密、山势险要的地理，在此战斗生活了好长时间。八路军兵工厂、服装厂就隐蔽在圣水寺，为打击日寇、巩固根据地提供了保障。天坛寺是八路军总部报社、书店所在地，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政策，鼓舞军民抗战作出重大贡献。

羊大塄周边还有很多普通的小村庄，鲜有人知道她们曾经是红色的、英雄的村庄。抗战时期，一二九师在岩上村垦荒种田，在常阎村作战达两个多月。相传天坛寺大扫荡时，西沟村杨榜兰与村民们躲在一个山洞里，不幸被日寇发现，为保护乡亲，他主动钻出来，带着日寇走到老虎沟的悬崖绝壁上，乘其不备，抱着一个鬼子跳下山崖。所幸，他被树枝挂住，活了下来。

羊大塄朴实厚重、恢宏大气的底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容纳百川的气度、奋不顾身的情怀、勇往直前的精神。

“口上”品口蘑

□于文龙

提到名扬天下的“口蘑”，肯定跳不过塞外山城张家口，那可是一片商贾云集、货品集散的风水宝地。郭沫若先生曾题诗赞叹：“口蘑之名满天下，不知缘何叫口蘑。原来产在张家口，口上蘑菇好且多。”

小小的口蘑，的确生于张家口的山山水水。再往北，只要有辽阔的大草原，就散布着清醇、新鲜的口蘑香。采摘都在清晨，顶着星星，人们背着筐，挎着篮，踏着露水，赶到草滩上悉心采摘。朝霞满天时，筐里、篮里，采得满满的。近午，用线绳将鲜蘑串起来，搭在木杆上晒。日落，再把蘑菇搬进屋里，防止潮气或雨水将其打湿。显然，伺候口蘑是件格外辛苦的力气活儿。

张家口坝下与坝上草原，生长的蘑菇品种不同。比如，张北、沽源草滩上，生长白蘑菇。崇礼的大山深处，桦林丛生，总出桦片蘑与黑蘑。塞外，野生的蘑菇总是一圈一圈地围群生长，俗称蘑菇圈。蘑菇圈旁边的草，和普通野草大不相同，它们油亮亮的，十分茂盛，远远望去，是一片醒目的墨绿草。对蘑菇圈，有一种记载：围过牛、羊、马的周围，牲畜粪多，草粪时间长了，熟化变成腐殖质肥，使土壤膨胀，夏秋季节，蘑菇菌丝就在茵茵的绿草中冒了出来，迅速长成异香扑鼻的大蘑菇。

后，蘑菇的长势，便越来越弱了。

口蘑的营养价值丰富，号称“素中肉”，价钱也很贵。清末，二斤半“庙中蘑”换一匹白布，最贵时，能达到十八两银子一斤“庙中蘑”，一斤“庙中蘑”换五斤木耳。民国初年，四块半银圆买一斤“庙中蘑”。

张家口兴盛，还得从明朝说起。朱元璋兵林马，建都南京。元顺帝从大都(即北京)退守上都，被迫偏安漠北，史称“北元”。当时，北方各部落与明朝对峙，经常南下骚扰掠夺，成为朱元璋的心腹大患。京畿张家口，则成为边陲要塞的最前沿。

此后，明成祖朱棣先后五次北上，草原亲征。金戈铁马，旌旗蔽日之后，总算赢得了边城安宁。明嘉靖三十年，张家口的正沟、西沟高村，开设马市，北方民族关系开启了正

常化的大门。

上世纪30年代，冰心在《平绥沿线旅行记》中描写张家口的繁华闹市，酷似京城：“经过怡安市场，大似北平之隆福寺、护国寺庙会……”郑振铎则在《西行书简》中写道：“大街上很热闹，商店极多，虽比不上上海、天津，却有北平最热闹街道的气象。洋货铺及蘑菇店最多，西路东路的蘑菇，皆以此地为汇总。”

当时，口蘑蜚声天下。天南地北的商人们，蜂拥塞外，专营口蘑生意。有的将口蘑销往京津、保定；有的把口蘑运往长江、热河武汉、上海与广州；此外，还有外商将口蘑运往东南亚，乃至欧美各地，在各大高档酒店里，中国塞外的口蘑，早已成为名贵菜肴的原料。因此，那醇香入脾的小口蘑，早就变成美食天下的鲜美奇葩了。



没出息，智力德行已经到了不能堕落的田地。”从昔日“老北京”，到山西悬空寺，珍贵古城与历史文物，先后经历过战乱征伐与天灾人祸，孰料，悬空寺远卧北岳，居然占据了地利之便。那座古寺置身陡岩巨石当中，屋檐从容，钟声悠扬。

《中庸》里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追求至上大道的人们，都将殊途同归，以不同的方式走向那个最明朗的山巅。

深夜，万籁俱寂，明星荧荧，驻足山寺的人们，可以抬手摘到星星。不啻为悬空寺构筑了“险中求生”的历史宿命。正如《道德经》里的名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悬空寺，险中图存，也暗藏着通彻古今的智慧吧。

作为目光深邃的著名学者，林徽因曾直抒胸臆：“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留下来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如果载重太大，它们便会顶天立地了。初建成时，并没有这些木

柱，安置它们的确增添了凌空险峻的气势。正由于奇险，悬空寺与意大利比萨斜塔等，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大奇险建筑”。

此外，悬空寺还以“三教合一”著称，三教殿内同时供奉释迦牟尼、老子与孔子。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国盛行，并与原有的道儒互融。悬空寺所在的翠屏山，处在大同盆地经马关、紫荆关至华北平原的必经之地。在宗教派别之争中，由于兼容并蓄，悬空寺才免遭大规模人为破坏。看来，北岳恒山，地势凶险，恰为悬空寺构筑了“险中求生”的历史宿命。正如《道德经》里的名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悬空寺，险中图存，也暗藏着通彻古今的智慧吧。

作为目光深邃的著名学者，林徽因曾直抒胸臆：“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留下来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如果载重太大，它们便会顶天立地了。初建成时，并没有这些木

柱，安置它们的确增添了凌空险峻的气势。正由于奇险，悬空寺与意大利比萨斜塔等，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大奇险建筑”。